

永樂大典

卷七千二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三

十八陽

堂 明堂詩文三

宋李直講集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先聖王之太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是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詩張。各信其習。修墜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頑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禮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室左个。十一月居玄室太廟。十二月居玄室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違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為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鼎崇義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一十三

三禮圖。其為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為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水火金水之室。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為四室。鼎崇義誤以為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按秦有無明堂。但後儒五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制。亦不章所作。春秋十二紀之有章。故為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三位。其九室之說。蓋崇義誤取大戴九室之室。以為秦制也。大戴禮亦較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制。亦不章作春秋時所定者。非古制也。禮記禮記。既知月令是秦制。不章所作春秋矣。而月令室有九室之文。其何以較較大戴九室。以為出於古氏春秋乎。設詳錄之。其也。然其四室之角。後為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乎。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安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最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無此數。但以太室。四太廟。八左右个。其實十三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寢制同。孔穎達正義。以為云東堂者。則知聽朝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夫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

同在一堂。廡所限陽。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為限陽。則是室數頗多。與已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貴不宮於五室之文耳。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德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玄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玄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玄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既獨以子午卯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堂。總名哉。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解此於後。又其人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度。且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愍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一室

令為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太廟。以是為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戶牖之數。今雖園囿莫存。然按文辭之證。之所言。竊所未論。且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建。二建之地。乃為兩便房。如未向角二建地。便宮為青陽右个。及明堂左个。夫地皆做此基址。既狹。况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建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建為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自愚竊謂。考上記。威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習暑。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舉而合之矣。奈不得其旨。尤而效之。且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戴。月令雖秦人所作。然皆述述古先聖王之遺。其中所有官名。時事。不合周法者。蓋古氏欲以古通行之於時。故刊改。殆益之。室可謂皆非古制歟。或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闔。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

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固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修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是南北七。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是半。南北之堂。各深三。是半。若堂室共在九。是七。是之曰。明。如。新。氏。立。室。之。制。於。東。上。而。亦。須。三。室。已。據。六。建。之。地。外。東。堂。上。有。一。是。半。而。室。上。有。一。是。半。每。室。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據。六。建。之。地。外。南。北。之。堂。各。深。半。是。深。四。尺。五。寸。從。南。至。北。以。室。數。更。多。生。可。容。共。蓋。記。者。上。言。堂。上。之。修。廣。次。述。室。中。之。丈。大。本。非。一。貫。而。故。也。曰。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左。室。五。室。凡。室。二。建。是。言。四。堂。中。與。有。方。十。建。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建。中。央。方。二。建。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建。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建。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于。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建。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室。所謂。青。陽。明。堂。總。章。左。室。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堂。上。故。曰。青。陽。太。廟。餘。三。面。皆。做。此。或。問。於。甘。曰。經。所謂。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也。故。云。太。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一十一

廟太室也。子何須謂太室四室。虛地為太廟。而云太室在其中哉。甘對曰。太室四室。既不得。不有虛地。既有虛地。而結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室。虛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建之地。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中。甘曰。子必云。四太廟。不為室。而與中太廟相通者。何哉。甘對曰。中既有太廟。子。非。有。人。各。名。太。廟。而。此。室。相。接。則。不。得。不。相。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建。地。以。為。室。所謂。左。右。各。一。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左室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憲。所謂八憲四闕也。以廟之與室。當有所限隔。故各為一門也。謂之闕者。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群室之戶耳。憲。謂。其。者。亦。以。廟。門。旁。夾。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三。位。而。白。虎。通。云。十。二。坐。法。是。十。上。所。居。夫。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北。謂。太。室。四。室。二。建。地。非。青。陽。等。太。廟。也。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上。四。時。有。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後。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建。地。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三

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也。此謂青陽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太室四旁各二室之地。既為太廟。又已當于千步之內。正人若等。應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則取二室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室地。雖為太廟。而當于千步之內。正。可以聽仲月之朔矣。然若以此二室地。便為于千步之內。則餘地又不正矣。與夫建太室而為室。何異哉。概如以太室東戶前二室地。便為千步之內。聽仲春之政。而戶前二室地。便為千步之內。聽仲夏之政。則餘地二室。須適在東南。一室。在復能當青陽右个。明堂之名。然後能使十二辰皆正也。若是。則二室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憲問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其義。則靡所法象。揣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鼻崇義所謂。秦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狄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叶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

永樂大典卷七二二三

四

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皋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言於義。抑夷。暨或秋之居。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議。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室。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室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王孫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答多方。後引。固以為三。

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朝。奚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後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而而足。四方之堂，木闕所施設也。雖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未必如鄭注有口室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劉鄭之此說，並由宵旰必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是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安用迂闊而談，莫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非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後以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嘗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卑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一十一

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太史職云：月詒土居門，月詒土居門，先儒皆以為天子月詒於明堂門中，是而天處於路寢門也。既月詒於明堂門中，是而天處於路寢門，則先守月詒於明堂之上。是而處於路寢之上，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月詒土居門，月詒土居門，蓋止是月詒土居明堂之門，詒一月所當行之事，終古而述耳。豈復有明文，言遷處於路寢門矣。蓋非也。之徒欲明三者同制，妄上此章以言之也。又況蔡伯皆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絀終不已甚乎。未準正論，駁之詳矣。大戴亦云：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於斯則詒也。若其建置之所，則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兩已之地。玉藻聽朝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於藏哲人。既往禮器凋敝，去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者多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于有唐，布政之宮，屢曾營繕，而規為兩齋，莫合聖制。群議交聞，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疚心久矣。臣生長草野，冰思澤仰，茲大典輯，所究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

漢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耕籍田郊見上帝遺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表始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裨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其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建東西之堂共九建南北之堂共七建中央之地自東至西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庭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大室八左右介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憲是為八憲四廟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舜崇義三禮之數故今但圖五建門即不計其大凡舊說明堂宮方三百步自可因宜處置之或謂於正曰身身雖應門之統四面皆同何也且對曰四室者皆天子所居所居之面皆若王制焉無東西南北之異也今但畫其內門之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不改焉又問曰既之路寢又與明堂同新而明堂之門乃做王宮諸門之名何也且對曰明堂之上所以事天神社亦政教之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門者限內外通出入而得國無所注也但以天子聽政所象如上朝故假宮門之名亦何宜於理況取諸書畧無偏重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周鴻農無私備垂甄錄施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至等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且之能盡也經議國容罪當誅死謹上宋景文公集議明堂路寢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為合宮唐虞謂明堂為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為世室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黃帝合宮義也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於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於虞夏稍大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為周人為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於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乾其時之堂而聽朝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於文王在門為閭又曰在園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五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曠所謂堂條一者也基高一丈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曠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而二階南而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憲戶法四時

憲法八節一室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四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三尺。重屋四阿。四阿者甬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為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五言之明。其同制也。漢馬宮曰。夏后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顯於堂。故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蓋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其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室。垣為後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大一。五帝於上座。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憲四闕。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萊頤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木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率茲禮。故宋作明堂。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階上堂。後為小殿。五楹。為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三

七

十年。以行享禮。日祭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藝近。可以交響。人神較。至三代。彌文。故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群臣。何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太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聞見。抱殘典。爭空言。據己是之。舉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推尊上古。始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使世制宜。與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於有道。始於行禮者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本天。以之布政。何不可耶。國朝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闕遺。廷唐華殿。與燕寢。自不相連。固非常幸。藝近者也。今有請即為明堂。於禮便甚。議五室。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水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于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於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於亥。土室居中。象土起於坤。御五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絳。水室曰玄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義。明堂者夏為朱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三

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含宏廣
大也。總事者，總注也。神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玄室者，玄黑也。
冬殺為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制。張
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或曰九室十二生，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
明堂，止為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復五室。梁武帝欲有述
作，乃下制與群臣大議曰：堂壯大，載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
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窓四闔。明堂之義，本是祭
五帝神，而九室之數，不見其理。若五室而言，雖常五帝之數，而向則背，背
光則向北，則背赤燥，起東而西，而亦如之於事。殊未可矣。且明堂之祭
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後應有室，若專配一室，
則是議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宋并以
為月，今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朝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
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朝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恭嚴之道有廢。春秋
云个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向，又有小室。
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朝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則
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朝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既

永樂大典卷七二二三

八

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翻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建，
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一建，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
度堂以建者也。鄭康成以廟殿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
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座。悉而
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
五帝。在階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為小殿五楹，以為五佐室焉。後周棟三
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於五室，
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庶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
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
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類為五室。唐高宗與
群臣雜議，以五室為宜。故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於東，而西
向。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向。戶之西北，向白帝
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各於五
方帝之左，內向。左進，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坐，各於其方
俱內向。故周制從唐制，儀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為五府，似五室之制。權
與於此。上世圖籍洽聞，不得歸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較而言，不能繼

細推處故夏周止云大享帝明堂不言帝制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
 主五行遂設神位有其興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謂九室薛綜曰堂後有
 九室所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為享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梁
 武數疑建凡之度遠而難質今有司請以大慶殿即為明堂倣古宜今最
 為合禮周禮書曰清廟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權以椽椽為
 之以明六天五帝絕位於禮無嫌議規祭色明堂祭色曰明堂者天
 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
 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中曰太室焉曰離也者明也南方
 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
 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為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
 明前功百辟之勞起每老恭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
 其中以度制生者秉其能而五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
 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未
 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
 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
 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而周水圍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三十一

九

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美經曰取部
 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今德以示子孫是
 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
 之昭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周清廟魯太
 廟皆明堂也魯神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
 記禮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
 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
 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
 世世禘祀周公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
 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
 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且入東學堂入南學暮入西學
 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
 親而貴仁入西學上智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
 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
 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而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
 而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

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而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湯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造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于夏。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以顯行國禮之慶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北辰。故下十二宮。象北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位。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讞。告樂記曰。武王代商。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讞。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讞焉。即王制所謂以訊讞。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一十一

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為一義。而稱錫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大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象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尺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準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禮。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擊射其中。人鬼慢賤。死生交錯。因得截耳。創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秉玉帛。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太廟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其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

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於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於東序。又皆於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訓倫。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此燕射戲謔乎。明堂在闕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間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旁運三光。非是一物而備其體。以悟人意耳。臣案蔡邕為漢大儒。當時士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為一物。何惟。寧其情見異蘄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毀諸儒峰脊。或言魯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為書。決不相通。又緯繆說異。附經造說。誼無足據。而邕信其所疑。是愚謂不可行而言。是誣。合誣與愚。是必有一焉。宜為後人之虫詆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議上帝五帝。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為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為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

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非五行相向。以為法威仰在卯。西面。標起在于北。面。樞紐在木。北面。招矩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位。少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在人帝下。少皞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皞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積。合同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為之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群臣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特釋陽建言。右建明堂。歲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後之學。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蕭。東。若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邊豆成列。禮同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三

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北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踐之美。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主為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依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祠令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大郊祀太微感帝。明堂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注考經明堂為太微五帝。案考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焉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非其義。越居舍人王仲丘。又以貞觀禮。季秋祀五帝。明堂。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惟考經說。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軌案。設皇即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於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為一。鄭注考經。上帝者。天

永樂大典卷七二二三

十二

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禮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歲月令大享帝之美。詔可。自是不改。周朝因之。臣按諸儒之說。上帝及五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大帝。五帝為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既顯學者爭為執辨。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為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僅可見也。考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萬福。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既右身之。考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上帝。而云天右。是天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五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官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地之神。遠至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以謂偏不怪。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怪帝有五號。奭又以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圓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享。季秋享。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兼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至於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

殺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伍位。不知神之於彼乎。於此乎。與言如是。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秉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上天耳。唐以來。二家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與許於彼。於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聽云。議配帝。祭法有虞氏神。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氏亦神。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神。嚳而郊。嚳。祖嚳而宗。湯。周人神。嚳而郊。嚳。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神郊。祖宗謂祭昊天於圜丘曰神。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虞氏以上尚德。神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業考經曰。考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

家。鄭即據而為解。以違孔經。以未之思耳。在靈思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為貴。獨坐於下。屈於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為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唯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神。以文武配祭五帝。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為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謂合祭五帝於大雩之時。為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唐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考經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靈濟曰。按法神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彥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

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歲薦上帝先為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
乎於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
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
宗以道嚴配時高祖當還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
對越天帝非明詔本親之意詳案考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羲
詔意義在於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唯祭法稱周
人神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於
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其在明堂連祗配祀良
為巨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
者也審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
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矣君叔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
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
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
貞觀初結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是世祖專配感帝有過速之典高祖請
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唐垂拱元年有司議嚴配之禮孔
元義曰考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之尊大者昊天是也請奉

太宗高宗配天上帝於圓丘高祖配感帝於南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文
王當祖而玄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沈伯儀曰有虞
神黃帝而郊嘗祖高辛而宗堯夏后亦神黃帝而郊繇祖高辛而宗禹商
人神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神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羲嚴
配之文於此最備德禮之序莫善於周神嘗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
用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
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
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
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為是則五
祭十祠薦獻頻繁實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為尋貞
觀永徽共遵專配明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明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圓
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人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案見行
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
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配五祠當仍舊無
改高宗功烈無著宜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於先郊立諸禮以三帝同配
明皇帝開元十一年罷之周朝太祖受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

祖配俄又以宣祖配焉真宗復奉太祖聖上嗣位本真宗配天以正孝經
嚴父之義臣集鄭氏以文武二王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
配天周公其人而今以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
二理較然不待議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厭邪 論雜制
篇 王用四圭有邸者何象物之生也以璧為邸者取所生之周匝也嘗
祀用之祈百物大享用之以報成功示無不用偏之義天帝用特者何貴
誠也配享之牲與天帝同以配尊而食不敢異其牲也牲帶各做其器之
色者何青圭禮東方則青犢青幣赤璋禮南方則赤犢赤幣黃璋禮黃帝
則黃犢黃幣白琥禮西方則白犢白幣玄璜禮北方則黑犢黑幣酒次鄰
終祿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如郊儀止用清酒一獻五帝
本人不可求之於地二郊無黍肉禮請並停陳制祀以太牢案歲六飯餼
羹果蔬備薦馬隨不見明堂祭於嘗壇柱用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
禮於青帝及太祖餘帝以有司助奠五宮一獻而已古饗明堂無定月惟
月今有季秋大饗帝鄭氏曰徧祭五帝也漢明帝祠正月章帝祠二月魏
明帝祠正月晉武帝祠三月考武宗考武祠正月齊高帝祠七月至唐止
用季秋國朝沿唐制用日據禮大饗不問卜前制用辛日取自新澤之義

東晉考武帝正月壬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制寓於闕丘
壇國朝因之唐貞元元年詔左方配帝上古哲王論善計功則朕德不類
統天御極則朕位做同而合祀文稱臣以祭無益誠恪有時等歲宜自今
不復稱臣以正禮典集郊丘全用祀天之義天下之物無以稱德故尚質
明堂來有饗親之考於人理差近故尚文歷代沿革或有義起然理不可
過亦不可不及要在稱情立制以據大中觀闕宵新與叶古今之宜庶文
質之常可行可尊齊會聖辰不其偉歟周益公大全集川堂義曰三年
一。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
一篇天子負斧康而卿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貊扶之國以序
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
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
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
之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歲王時嘗同夏見諸侯於明堂而
祀文王歟考經特舉一時之歲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於明
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宏規神宗嘗委
聖訓司馬光呂誥等力辨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三

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致哉伏請如李素所奏施行彭止堂文集明堂大禮議
六月二十八日準吏部牒水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禮部太常寺狀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今歲郊祀大禮係在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喪事內可改作明堂大禮禮部太常寺檢照國朝典故即無特官未發引及木柎廟親行明堂大禮禮例欲乞朝廷下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同共詳議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今赴御史臺集議右任問之禮經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蓋舊既陳而有大夫則廢所以致臺於喪也及其既殯則唯天地社稷為越縗而行事蓋天地社稷死者之所尊不敢以卑故廢其所尊之禮蓋所以全致臺之美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升遐今已二十一日而主上尚未過宮成服天地之理將不立而尚何郊祀明堂之有况天子之喪最塗龍輅而越者其輅之索也謂之越縗云者謂天子嘗親在殯之時未嘗一日離左右唯天地社稷之祭則許踰縗以從事爾今主上尚未臨重華之喪則何越縗之有越縗且未合於禮而乃欲議郊祀明堂之孰從臣不知其可也臣謂今日集議當先議所以仰回天意一出過宮以成喪禮該喪禮

永樂大典卷七二二三

十六

既成然後議此庶得允當謹議畢而臺先生集明堂議議事之人志不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固守之難明和其不可復而不思捨去者惑之甚也自漢以來爭於親廟之數郊丘之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卒皆無定論而明堂為甚蓋其制度既不經見一皆出於異書雜說而為相勝之論則雖蔡邕後主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以為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於臆說則雖合諸子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為神明之所主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於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為明堂苟不能祀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牖真聖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遺其具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故事則路寢嚴配以事天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孟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考工建室之廣狹日今左个右个太廟之同異蔡邕世室連屋享功養老敬學選士之曲說出於誦習見聞而決

不可以為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憐也。李壁馬湖集論倪侍
 郎思奏明堂典禮故事。倪侍昨亦併附于後。其伏觀議。臣建請以今歲
 明禮。引孝經嚴父之文。及皇祐故事。乞以光宗與太祖太宗並侑。此誠足
 以仰副聖上孝思。深得廣敷崇愛之道。然其竊考之。神宗皇帝聖訓有曰。
 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大哉
 上言。有以見聖學淵懿。誠非世儒所可企及。兼皇祐故事。後為南郊當時
 初降指揮。止云且奉三聖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通所以清于事。司馬光
 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
 德。莫大於孝。魯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
 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
 禮。不可以為法也。光所指近世謂唐故事耳。代宗用杜鴻漸等議。以考前
 宗配天。一時誤禮。本不足據。故錢公輔等。於治平初。推本經訓。亦謂當先
 朝時。惜無一引古義而爭者。使宗周之今典。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
 流弊于後人。蓋光公輔諸賢之言。實與神宗聖訓相為表裏。有合乎祀無
 豐于昵。祭之以禮之義。據紹興七年徽廟升殿。至二十九年。詔季秋大饗
 始以皇考登配中閣。二十餘年。闕丘合宮。亦事以太祖太宗侑祀。不聞必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一十三

引嚴父為說也。况高宗皇帝中興再造配天之祭。止於歲饗。考宗皇帝功
 德巍巍。亦未仲昭配之禮。今來臣僚所請。欲乞俟軍務稍息。別行討論。兼
 宗廟事重。非早正素定。臨祭而議。懼乖嚴恭之體。如朝廷欲盡眾見。則乞
 併某所陳。付集議所。考訂施行。臣思間之。經曰。考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周家明堂之說。本為嚴父。國家自皇祐定制。以太祖太宗真宗
 參配。事祖嚴父。於是兩盡。獨壽皇累行重屋之禮。是時高宗尊御德壽。陛
 下初款合宮。而光宗明神壽康。是以止於並侑祖宗。今日事體。則非前比。
 蓋光宗皇帝。臨御既已在大。并祔云久。嚴父之禮。豈容因循不議。司典禮
 者。顧可不考皇祐。復援淳熙為說乎。今去親祠。猶有數日。臣愚欲望陛下
 聖命有司。討論舊典。以光宗皇帝與祖宗並配天地。庶無失禮之愆。而有
 士考之美。取進止。皇祐五年八月甲辰。詔令今歲南郊三聖並侑。自後當
 復如舊禮。士茂詔。自今南郊三聖並侑。初太常禮院言。奉詔再詳定三聖
 並侑事。伏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則一主之。後或兼配。皆是變禮。彌文
 廣中。誠愛也。國朝景祐二年。曾下詔書。今次郊禮三聖並侑。其後以太祖
 定配一宗。迭配明堂大禮。亦三聖並侑。今陛下睿發德音。欽明大考。况是
 本朝舊禮。已再躬行。於義無爽。故有是詔。嘉祐七年正月乙亥。詔太常禮

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溫成皇后廟為祠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致祭。初諫官楊敞上言。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大雨傷稼。澧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災。陛下臨御以來。容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且愚殆以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當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精思而務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章。乃言。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理。必有所配者。皆備神作主之意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不。功德顯著。自可崇廟祔之制。而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之尊。亦不敢清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十一年。明堂親享。遂罷之。皇祐五年。詔書。今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降詔。三聖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又溫成皇后立廟城南。四時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玉帛裸獻。祭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普高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已刻以祀無雙于昭。况以嬰寵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後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違尊尊以享帝義之主。惟親親以享親

仁之極。尊尊不可以清。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備。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至孝也。而適所以清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思也。而適所以清于祭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吳詔。治平元年正月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吳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備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武王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子必嚴其父哉。我時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而祭于明堂者也。比二配者。至大

王重。為世不違之法也。真宗則用之。武王宗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本間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之。仁宗則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亦本間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考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考武之後。無間焉。在東漢時。則考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考章考安。又以光武配之。考安之後。無間焉。當始配之代。適存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事安二帝。亦弟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考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水森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聽。延及于今。寧不可破。當仁宗副位之初。僅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于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詳覽。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于配天。備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

永樂大典卷七十二百一十五

中丞王琦以為。廷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考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配帝從未違矣。物之大者。莫過於天。視之尊者。莫踰於父。推父比天。并以嚴配。行者之大。無越於此。又考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居攝之際。得行天子禮樂。每祖隆父。以致崇嚴之極。故孔子歎而美之曰。周公其人。也。仲尼豈欺後世哉。今公輔以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抑不知據何經。而云也。公輔又謂。本間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武王。或六經之教。以簡易立法。周自后稷。主報王。歷世三十六。若代代著嚴父之訓。則六經乃記事之曆日矣。安在其簡且易也。語曰。商周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捨周公孔子。不以為法。將誰師乎。昔藝祖創造大業。逮王四代。宣祖配祀。踰百年。四聖相授。未之或廢。上質之三代。考稽之漢唐。於禮無嫌。於義為宗。今一旦趾宣祖真宗之祀。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也。仁宗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無垠。享御四十二年。純仁善政。祥被動植。休聲茂烈。輝映今昔。祠廟之始。首議配饗。其論一出。物聽駭然。且配考之文。見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三

於考。嚴父之義著於經。聖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考配考之說。考經嚴父之禮。本遠真宗配孟夏嘗祀。以倣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德厚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陪四聖為夫禮。尊陛下為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為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謀功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暱。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神郊祖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神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孔子以周公為聖人之德。故太平之集。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考。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考也。近世祀明堂

永樂大典卷七二二三

三

者。皆以父配五帝。此乃誤職考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繼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忘。躋傳公。先光而後弟。孔子所以為述祀。書於春秋。况繼祖而進父乎。必若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考經出於聖述。其該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考。考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安在乎必嚴其父也。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宜祀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符於考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間廢

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考之配。考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為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其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本。嘗嚴父也。自唐生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為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道。文無所本。統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仲尼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祈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事。甚非所以宣明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為便。詔從。拜等議。六月辛酉。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幣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十月壬子。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本朝祀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並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舊以真宗配。循周公嚴父之道。最為得禮。陛下統考之誠。固以格於上下矣。臣聞考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祇紹大統。纂承洪業。固當繼先帝之志。而述先帝之事也。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饗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一旦黜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一十五

主

嚴宗祖宗等事。神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此稱祖者。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祖也。考易象之文。則真宗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有唐武德初。以元皇帝配饗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中。緣情革禮。未祀高祖。配明堂。遺世祖。配感生帝。此則唐太宗故事。已有遺遺之典。最為治古之近。有足考驗。臣伏請遵遺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太宗專配。上辛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如此則列聖參侑。對越於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七。皆集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以真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以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遺遺。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侍制兼侍講李大受。天章閣侍制侍講傅卞言。自唐末兵亂。及五代後。遂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太祖太宗。以神武英雄。一統海內。功業之大。格于皇天。真宗以威德大明。纂承洪緒。故先帝景祐詔書。今禮官議定。以真宗與太祖太宗並為萬世不遷之廟。然則侑配之道。是宜與國無窮。夫豈可而及陛下。而遂闕其禮乎。議者乃謂

遵用嚴父配天之義。臣等竊謂所謂嚴父云者。非專謂考也。故考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上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者不專謂考也。議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配天。稱王。澄郊祀錄注云。即考經周公嚴父之道。夫杜鴻漸王澄一時之言。豈可使為萬世不移之議哉。臣等竊謂郊祀之議。亦為得禮若以太祖配考祀。既大不欲一旦僭備。則且以仁宗與真廟並配明堂。亦為合禮。謹按考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按禮記祭法。周人神嘗而郊禋。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但言宗祖。宗者則知明堂之備。下及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於明堂也。故鄭氏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前國家祭祀。既遵鄭氏之義。固亦當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考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謂明堂宗祀。前昔梁國子博士崔靈恩該通之士。達於禮者也。總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為義宗。論議共傳。後世蓋鮮能及其詳明鄭義。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一十三

亦謂九月大饗上帝之時。以文武二王泛配。謂之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始。尊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稽乎考經祭法。周湯義宗之言。則父子並備。可謂明著矣。或者謂父子在座。有承禮制。臣等竊謂不然者。唐朝故事。已有並備之禮。況向來本朝祀典。太宗親祀昊天。奉太祖配。真宗親祀奉太祖。太宗配。仁宗親祀奉太祖。太宗真宗同備。歷五六十載之間。本朝通儒。不以為非。則於此獨何疑哉。如是則太宗既不失考祀之配。真宗又不違明堂之舊。得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九祭之說。神明安之。祖考饗之。而考道盡矣。詔從廷等議。紹興二十九年五月二日。詔曰。考莫大於嚴父。禮莫重於祭。帝祗率三歲之郊。累欵園丘。惟宗祀昭配之儀。久闕不講。何以彰皇考之烈。慰在天之靈。宜以將來當郊之歲。季秋有事于明堂。合行思齊。並一依而郊。則施行。今有司討論典禮。條具以聞。再論。似侍郎奏明堂典禮故事。臣某伏觀。似侍郎再有議狀。其間議論稽據。誠非臆說。然所舉經義。即非為明堂立文。第本傳注傳會之語。又所引政事。中興以來。已經先朝解正。其載國史。某向嘗備數禮官。今茲叨與機政。宗廟大事。苟有愚見。不敢不盡。明堂之必配祖考。經文旨意。本自明白。我將之作。又見於詩。况有神宗聖訓。及司馬光等并淳熙儒臣論奏。甚備義。

理之正嫡如日星更不待其贅陳。假如議者所云明堂之設專於嚴父則高宗萬壽之日考宗自當詳避於合宮之祭不應遽行當時既內秉慈訓力遵古義形之詔書播之四海其言有曰惟周成宗祀洛中啓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其疎尊祖之誠則是嚴父之誠已經釐正誠足以刊千載之誤萬世之規今必以故事之實為言則淳熙之制最切近而合于經者此得非故事已行之實乎苟欲再舉淳熙以前典禮則與高宗所既改者又將抵牾前後同異祇為紛紛始非所以重宗廟庶禮祀求為主當之歸也矧惟中興二祖功烈盛大曾不律一與三歲登配之儀以先宗威德至孝嚴恭祗畏之心功履在天之靈亦將不安於此恐非聖上所以尊祖寧親之意也故因奉陵之已行中神考之明訓復先王之舊禮一洗魏晉以來之曲說其於孝治誠非小補臣愚聞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然要當以經文為據證諸儒之論有合於經文者則可取也歷代之制沿革異同無要以祖宗典故為據祖宗典故亦有不一是必據禮文而時乃為定也且竊惟明堂之制稽諸經文在孝經則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是明堂專為嚴父也考之禮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饗帝可以兼配祖考也音聲虞之議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一十三

三

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菑粟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或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此則諸儒之論有合於經最為明著者也若其他論辨雖紛紛曲說而曰父曰考終不可以考經文自故曰當以經為證也國朝全盛莫如仁宗中興莫如高宗明堂之制定於皇祐則以太祖太宗真宗配紹興行明堂則專以徽宗皇帝之參配紹興之專配不嚴父臣故曰祖宗典故考以禮文或時為據乃為定也自隆興以後屢行明堂之禮是時高宗萬壽則止配以祖宗為宜若紹熙則止一親郊至隆下踐祚首行明堂是時光宗升祔廟祔已久隆則止配祖宗又其宜矣此皆有為而然今則不然光宗升祔廟祔已久隆下舉行明堂而尚猶近制不舉嚴父之典此日所以懼考誠之不彰禮文之闕遺也且每歲季秋祀明堂猶以考配豈有三歲親祠乃不配以考乎或曰近歲明堂蓋與郊祀間行專奉天地祖宗可也臣以為既曰明堂矣與郊祀不同郊祀不配考可也明堂不配考可乎禮從其厚考取其大後何疑之有且當修講大祀之時職在禮官敢敢首以為請陛下以為事大體重博詢群議即命兩省從臣臺諫禮官集議可謂至當矣臣守建議之人不敢參預集議尚有前奏不盡之說謹再奏聞伏望聖慈速賜降出施

永樂大典

卷七二二二

行 貼黃 檢照紹興十三年以前高宗皇帝屢行明堂之禮是時徽宗皇帝方北徙止以祖宗配自十三年以後三歲大禮皆行郊禮止三十一
 年行明堂專以徽宗配故文云惟仁宗之武敢忘於遵水惟文考之嚴敢
 忘於陟配此又明驗也伏乞睿照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
 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祖當宗祀今太祖與太宗共一世若遂配明堂
 亦於事體為當神宗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
 說政以考配天考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為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
 父業得四海惟心各以繼未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
 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
 堂非以考配明矣淳熙六年初行明堂詔書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
 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因親郊之禮且釋尊祖之誠仁宗
 皇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行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嘉祐三年十一月
 五日行郊禮嘉祐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英宗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行郊禮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行郊禮四年九月十日行明堂以
 英宗配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行郊禮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行郊禮元
 豐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行明堂以英宗配六年十一月五日行郊禮 哲

永樂大典卷七二二二

三

宗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以神宗配是歲始創時日為九月
 朔自後再行明堂無改配之入四年九月十四日行明堂 七年十一月
 十四日行郊禮 紹聖二年九月十九日行明堂 元符元年十一月二
 十日行郊禮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郊禮 崇寧
 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行郊禮 大觀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行明堂 考
 無改易神宗配之入四年十一月三日行郊禮 政和三年十一月六
 日行郊禮 六年十一月六日行郊禮 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 自政和
 七年之後上宣和七年九月九日行郊禮 宣和元年十一月
 十三日行郊禮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行郊禮 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行
 郊禮 高宗 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行郊禮 紹興元年九月十
 八日行明堂 四年九月十五日行明堂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行明堂
 是時議曰雖升年議未三道名皇帝神宗本是也及本除山陰本不可
 遂議配侑之第十年九月十日行明堂 故今要十二十一月徽宗所
 十三年十一月八日行郊禮 十六年十一月十日行郊禮 十九年十
 一月十四日行郊禮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行郊禮 二十五年十
 一月二十九日行郊禮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郊禮 三十一年

年九月二日行明堂以徽宗配 降授中奉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倪思右思伏准省制闕是禮部備坐思劄子乞以光宗皇帝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並侑天地事及李參政所奏并集議官議狀三者同奉聖旨祀事日迫候將來制議仰見聖朝嚴重宗廟不輕典禮之意而禮家聚論各為一說皆有所據在思自當聽伏然而猶有思見於斯之時若畏罪健嘿而不言實有失職之咎須臾再行條陳思竊見李參政及集議官引援神宗皇帝聖訓及司馬光之說思謂聖莫聖於神宗賢莫賢於司馬光純學超識遠邁先儒固可以為定論然思所疑者謹按熙寧四年元豐三年神宗兩行明堂親祠實以英宗配是時神宗雖有此聖諭而於行禮則未嘗不嚴父也司馬光治平中雖嘗建明而當時不聞從其所議至元祐初光相哲宗一時熙寧之政莫不變革而明堂之祀實以神宗配蓋光於明堂禮成而後喪明堂之前若以其學改易舊制似不為難然而卒未嘗變革蘇軾行明堂加思詞則曰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追配烈考以侑上帝又曰祇見吳帝陟配文考則光相哲宗祀明堂而配考明夫夫以神宗之聖司馬光之賢又已見於議論然不輕改舊制者蓋以經文及漢晉以來典章故耳今朝廷若以訓言為定則李參政及集議官所援不為無據

永樂大典卷七十二百五

十五

若以當時行禮之實為定則思所據蓋出於實是以不得不創析以中前說也此其大節如此至集議官謂思所引周易據卦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之說云非為明堂立文思考之正義云配祀明堂以考文王也則是於明堂立文分明又謂祖為王父雖王父出先儒之說然孔子經文止曰父而已加以王之一字而指以為祖近於帝合借父可以為王父據禮生曰父死曰考則難以指考為祖而解易之文矣又謂擊虞之說不合於經而不明著其不合經之說則是非不定也又云紹興七年以後徽宗既已上賓至十年行明堂止配以祖宗其說似可據然思猶有說者錄十二年和議始成徽宗神宮方自北還故紹興七年議臣有云道君神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不可遽議配侑之事則十年之明堂不配徽宗豈非以神宮未還之故乎至於十三年以後連行郊禮即不與合宮間祠而三十一年行明堂禮專配徽宗則是前之不配徽宗者皆緣有故後之專配徽宗者蓋以當然自隆興以後高皇帝尊御德壽自應越配祖宗至淳熙十五年高宗上仙孝宗行明堂之禮亦止配祖宗者時方行三年之喪几筵未除故也至於光宗止於親郊不及明堂之歲聖上踐祚初祀明堂亦止配以祖宗者蓋光宗方明神孝康故也謹考皇祐以來至於紹

照列聖行明堂之禮蓋有參配者矣亦有專配者矣謂明堂之設專以嚴父故寧有不配祖宗其間不嚴父而上配祖宗蓋各有說木有無故而不敢父者若在今日先宗既御在天升祔已久並無他故若不嚴父恐人以爲失禮思備數禮官議禮乃其職况辨論經文典故以定邦禮自古不厭其詳意存求是不緣好勝是以不避喋喋詳述于前今祀事既迫思不敢重贅天聽然其時須當議訂思所陳不盡則後來者必以思爲畏罪辭屈伏乞
睿照。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三

三